

水牛出版社
哲學叢書92

哲學探討

L. 維根斯坦 著 / 范光棣 · 湯潮 合譯



哲學叢書92

哲學探討

L. 維根斯坦 著

范光棣 合譯
湯 潮

水牛出版社 印行

哲學探討
哲學叢書92

著 者：L. 維 根 斯 坦
譯 者：范 光 棟 · 湯 潮
發 行 人：彭 誠 晃
出 版 者：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 135 號 2 樓
電 話：3 4 1 0 2 7 5 • 3 2 1 5 6 4 4
郵政劃撥 0 0 1 3 9 3 2 - 1 號
初 版：中華民國 79 年 元月 10 日

登記證 局版台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每一個進步在表面上看來都比其
實際的進步偉大。”

Nestroy

《著者序》

以下發表的思想，是我十六年來進行哲學探討的結晶。本書涉及許多課題：意義的概念、理解的概念、命題的概念、邏輯的概念、數學基礎、意識的狀態等等。我把這些思想以斷想（remark）或小段的方式寫下來。有時圍繞著同一個題目形成了一串很長的鏈環，有時我卻突然改變話題，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我的初衷本是想把所有這些匯集在一本書裡，而匯集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時候會有過不同的構想。但重要的是思考應該按照一種自然秩序不間斷地從一個題目向另一個題目發展。

經過幾次不成功的嘗試之後，我認識到要想把這些結果熔為一個整體是永遠不能成功的。我能寫的最好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比哲學斷想好。假如我違反這些思想的自然趨向，把它們強行地扭向一個方向，那麼這些思想很快便會殘廢。——當然，這同探討的本質是聯繫在一起的。因為它驅使我們向四面八方穿越思想的一片開闢地。——本書中的斷想，就像是我在這漫長迂迴的旅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風景素描。

同樣或幾乎是同樣的觀點往往又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新的探討，並且畫下了新的素描。其中的許多畫得很糟或毫無特色，到處留下了拙劣的繪圖人的敗筆。當這些被摒棄後，一些可容忍的便被保留下來了。這些素描經過了安排和刪減，以便當你觀看時，可以得到風景的全貌，因此，這本書實在只是一本風景畫冊。

直到前不久，我真的已經放棄了在生前發表我的著作的念頭。這個念頭的確會不時地出現過：主要是因為我被迫了解到我的研究結果（通過講座、打字稿和討論所流傳）被廣泛地誤解、或多或少

地歪曲，或者被斷章取義了。這刺疼了我的虛榮心，而且我難以使它平復。

四年前（註一），我曾有機會重讀我的第一本書（《邏輯哲學簡論》），並且把其中的觀點向一個人解釋。我突然覺得我應該把那些舊思想同這些新的思想一道發表：後者只有以我舊的思路為背景，在同前者的對照中才能正確地了解。

當十六年前我重新回到哲學思考上來時，我一開始便被迫認識到我在第一本書中犯了嚴重錯誤。

弗蘭克·拉姆齊(Frank Ramsey)對我的觀念所作的批評，幫助我認識到了這些錯誤——他所幫助的程度到了我自己無法估量的地步，在拉姆齊生命的最後兩年中，我曾同他在無數次談話中進行了討論。更甚於這些批評的——往往中肯有力——，我還獲益於劍橋大學的一位老師，P. 斯拉法先生(P. Sraffa)。他多年來一直對我的思想進行抨擊。這本書中最重要的觀念都得益於這種激勵。

我在此發表的思想同當今其他人的著作將有很多觸點，其原因不止一個。——如果我的斷想沒有把它們打上屬於我自己的標記，——我並不想進一步宣稱它們屬於我所有。

我懷著懷疑的心情發表這些思想。本書的本意是要在這貧困而黑暗的時代，為一、二才智之士帶來光明。——而這，當然，已不可能做到。

我並不願意用我的著作代替別人的思考。然而，假如可能的話，希望它能激發別人自己的思想。

我本願寫出一本好書，這並沒有實現，而能夠改進它的時光已經流逝遠去了。

劍橋 一九四五年一月

註1：據G.H. 賴特(Von Wright)的“維根斯坦手稿”一文，這可能是“兩年前”之誤。

《編者說明》

本書的第一部分完成於一九四五年、第二部分寫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假如維根斯坦自己出版本書的話，他很可能會將第一部分的最後三十頁大大壓縮，而將第二部分加以擴充。

我們在編輯手稿時不得不在某些詞和用語的諸多用法中做出選擇，但這種選擇並未影響原義。

印在某些書頁底部橫線以下的段落是維根斯坦從其它手稿上剪下來夾在這些書頁中間的，並未標明插入的具體位置。

雙括號裡面的字句是維根斯坦對本書或他的其它著作中評語的提示，我們認為很可能是對後來出現的評語的提示。

我們把第二部分的段落安排成了目前的次序，我們應對此負責。
○

G. E. M. 安康斯(Anscombe)

R. 里斯(Rhees)

G. H. 萬·賴特(Von Wright)

《譯 者 序》

維根斯坦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西方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被稱為「哲學家的哲學家」，「哲學史上的轉折點」，他在哲學史上的地位甚至被比作生物學上的達爾文和物理學上的愛因斯坦。

維根斯坦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於維也納。他的家族是從德國遷居到奧地利的。作為猶太人的後裔，維根斯坦的祖父本信猶太教，但後來他改信新教。他的母親是羅馬天主教徒。

維根斯坦的父親是一位才氣橫溢的工程師，後來成為相當富有的鋼鐵工業鉅子。維根斯坦的母親相夫教子，具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和氣質，她對音樂的愛好，使她的家成為一個音樂活動中心，音樂大師布拉姆斯就是維根斯坦家的摯友和常客。維根斯坦自幼就同他的五個姐姐和兩個哥哥受到了藝術的薰陶。他後來對美學的見解許多都是從音樂入手的。

維根斯坦在十四歲之前都在家中受教育。其後在北奧地利就學三年。他曾經立志要從師於著名的物理學家包茲曼 (Boltzman) 學習物理，但一九〇六年包茲曼的逝世使他轉赴柏林的一所工業專科學校。維根斯坦一生中對機械一直抱有極大的興趣，他幼時曾造了一架紡織機，後來醉心於汽船發動機的研製。一九〇八年夏天他到英國滑翔太空站實驗滑翔機，同年在曼徹斯特大學機械註冊。在英國的三年中他的興趣不斷發生變化。他從滑翔實驗轉到飛機發動機，又從設計飛機推動器轉向研究純數學，最終從數學走向了哲學研究。

一九一一年維根斯坦決定放棄工程研究，他首先去德國的郁納

拜會邏輯大師弗雷格 (Frege) 並向他討教。弗雷格勸他到劍橋跟羅素學習，維根斯坦接受了這個建議並到劍橋的三一學院註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十年中，劍橋大學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智慧寶地。羅素的名望正如日到中天，他與懷德海 (Whitehead) 所著的《數學原理》成為邏輯史上的里程碑。羅素非常欣賞維根斯坦，他曾說認識維根斯坦是他生命中最令人興奮的智慧奇遇。羅素還曾在《哲學家與白痴》一書中寫過這樣一段故事：維根斯坦在第一學期結束時曾跑到羅素家裡問他：「請你告訴我，我是不是一個純粹的白痴。如果是，我就去當飛行員，但是，如果不是，我就要當哲學家。」羅素請維根斯坦在假期中寫一點東西給他看，然後再回答他。維根斯坦在第二學期開始時，果然把自己寫的東西交給了羅素。羅素只讀了第一句便說：「不，你一定不要當飛行員。」

維根斯坦在劍橋除了學習哲學外，還做了一些心理學的實驗工作。當時的另一位傑出哲學家莫爾 (Moore) 曾任維根斯坦心理學課的老師。維根斯坦在心理學實驗中完成了有關音響的實驗工作。他希望這種實驗有助於解決美學方面的問題。

在劍橋度過了五個學期之後，維根斯坦獲得了「優等生」的學位。他在旅行中喜歡上了挪威，並且自己在一座農場附近蓋了一間茅屋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維根斯坦加入奧國陸軍當志願兵。一九一五年升任軍官並獲得了戰事勳章。一九一八年他被調往南方，十一月因奧軍潰敗他成為了意大利軍隊的俘虜，在意大利南部度過了九個月的鐵窗生涯。

在戰爭期間，維根斯坦不斷地把他的哲學思考記到一個筆記本上。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維也納度假時，把這些筆記加以整理修改，這便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邏輯哲學論說》。維根斯坦在監獄裡以書信同羅素取得聯繫，並經由經濟學家凱因斯 (Keynes) 的幫助，把書稿的副本送給了弗雷格和羅素。羅素對此書大加讚賞並協助將

此書出版。

一九一二年維根斯坦的父親去世，為他留下了巨大的遺產。但維根斯坦從監獄中返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所有的錢財散光。不過他並沒有把錢財分給窮人，因為他覺得這會敗壞他們。除了他悄悄地向文學界捐了一大筆錢外，他把財產都交給了他家族的人，他以為他們已經富有不會因此得到傷害。維根斯坦個人的生活極為節儉，他衣著不合時宜。一九一九年至二〇年，他到維也納的教師學院受訓，並在其後的六年內在奧國南部偏遠的林區任小學教師。維根斯坦是個很好的老師，他很喜歡學生，但對學生要求也很嚴格。他無法同孩子們的家長和環境安然相處，終於在一九二六年離開了鄉村教師的職位，到靠近維也納的一所修道院當園丁的助手。他曾一度考慮入修道院做教士，但終因不喜歡修道院太多的制約而作罷。這期間是維根斯坦的生命中最憂鬱的歲月，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曾透露了他自殺的企圖。他寫道：我知道殺死自己永遠是一件骯髒的事情。當然一個人不能以意志力驅使他自己的毀滅，但他知道自殺永遠是一種自我防禦的衝擊。

一九二六年秋維根斯坦告別了修道院之後，曾有過兩年快樂的日子。他在維也納為他的一個姐姐設計建築了一座房屋。這座建築樸實無華，但在比例和結構上極盡巧思，表現出了維根斯坦的天才。當此同時，維根斯坦還在他的朋友，雕刻家杜勒的雕塑室裡完成了一個小女孩的實像雕塑。這件作品的造型儀態具有古典希臘雕刻的特點，光滑、安詳，似乎體現了維根斯坦的理想。它與維根斯坦一生中的焦慮不安、無休止的變化追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一九二九初，維根斯坦重新回到了劍橋大學。他首先註冊為研究生，六個月獲得了博士學位，論文就是那本已成為公認的哲學經典之作「邏輯哲學簡論」。第二年維根斯坦成為三一學院的院士，並成為英國公民。從一九三〇年，維根斯坦開始在劍橋授課。但他

的講課方式就像他的爲人一樣，極不符合學術傳統。他的課以思考的方式在自己的住所或朋友的家中院內進行。講課常常是引發問題，由學生們努力回答，答案轉而成爲新思想的起點，引發新的問題。當時聽他課的人中間，有許多著名的人物，至今是英美哲學界的要人。他的老師莫爾也會謙恭地聽他的課連續數年。這期間維根斯坦的思想有的由他的學生們以筆記的方式紀錄下來，成爲一九五八年正式出版的《藍皮書和褐皮書》。

一九三五年維根斯坦曾訪問蘇聯，這次訪問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一度曾認真想過要移居蘇聯，後因種種原因未能成行。一九三九年維根斯坦接替莫爾，被聘爲劍橋的哲學教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立刻去醫院當護士並在藥廠工作。他不願別人知道自己是大學教授。一九四四年維根斯坦回到學校後給他的朋友寫信說，他以爲當哲學教授是「一件荒謬的工作」和一種「雖生猶死的生活」。一九四七年維根斯坦辭去教職，在愛爾蘭的一個海邊小屋居住。一九五〇年他從美國訪問回來後發現自己患了癌症，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就在他六十一歲的生日剛過兩天之後，便在醫生的家中與世長辭了。他的臨終遺言是：「告訴他們，我有過一個美好的人生。」

維根斯坦的哲學分爲兩個時期。前期的代表作就是他在年青時代寫成的《邏輯哲學簡論》。這本書具有一般哲學的系統化特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成爲邏輯實證主義或邏輯經驗主義的經典。

《邏輯哲學簡論》把實在劃分爲「可說的」和「不可說的」兩大部分。可說的世界是語言可以說清楚的世界，因爲語言是由描述世界的命題組成，命題是思想的外在表達，而思想是事實的邏輯圖像。世界上的東西，頭腦裡的思想，和語言裡的字詞有一種先天的邏輯對應關係。一切命題都可以分析爲基本命題，而基本命題是由名稱構成的。名稱意指世界上的東西。一些東西組成一個事實。命

題是事實的圖像。一個圖像的真假全靠世界上有否那個事實。在日常語言中，由於命題或思想的邏輯形式被隱藏起來，所以我們無法一眼看出。但只要經過嚴密的邏輯分析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組成普通命題的基本命題。所謂「不可說的」，就是不能經過這種分析，從而證實或證偽的假命題。例如傳統上的哲學命題、上帝的命題、美學的命題、就屬於這類命題。形而上學企圖描述世界的邏輯形式，但這是不可能的工作。因為一個圖畫必須獨立於它所描繪的東西，它必須能夠成為假的圖畫否則它就不是圖畫。這樣就不能有世界的邏輯形式的圖畫。維根斯坦以為以往所有哲學問題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誤解我們語言的邏輯之上。它們沒有說任何東西，是無意思的，因為它們企圖在語言中超越語言的界限。然而，雖然有些重要的東西，如道德和美感價值、人生的意義等也是不能說的，但卻能顯示出來。實際上，維根斯坦認為勾劃出可說的和不可說而可顯示的之間的界限，才是哲學首要的任務。而一旦這個任務完成，哲學就應該壽終正寢。他把哲學研究比作梯子，如果我們要獲得世界正確的圖畫的話，我們就必須爬它，而一旦我爬上屋頂之後就要把梯子踢開。《邏輯哲學簡論》的最後一句話就是那句著名的警句：「凡是不可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維根斯坦言行一致，他相信自己已經爬上了哲學的屋頂，於是從此放棄哲學，沉默了十六年之久。但一九二九年他的重返劍橋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維根斯坦認識到了前期哲學中的一些問題，重新又開始了哲學思考。

維根斯坦晚期哲學的代表作是《哲學探討》。這本書一九三六年開始寫，第一部分在一九四五年完成，由 673 節組成。第二部分由十四個篇幅不一的段落組成，由本書的編者安斯康女士安排次序。第二部分寫於 1946-1949 年之間，但維根斯坦的序言是為第一部分寫的。

此書的翻譯主要是根據安斯康 (Anscombe) 的英譯本進行的。但是這個譯本仍有一些錯誤。我們逐段又根據德文本進行了印證。例如，英譯本往往將「erklären」譯為「定義」，但在許多時候，維根斯坦往往強調的是「解釋」。因為維根斯坦的晚期哲學是反對「定義」這個說法的。在第 43 節，「定義」的譯法起了嚴重的後果，許多人因此以為維根斯坦提出了一個對意義的「定義和意義理論」。這同維根斯坦的基本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哲學探討》的寫作風格同《簡論》完全不同。假如說《簡論》是用詩的語言精緻構築的一座格言庭院的話，那麼《探討》就是用日常口語編織的一塊地毯。維根斯坦希望用最明白親切的口吻同自己或別人交談，這也是譯文想努力注意的。

維根斯坦以為他的思想常被誤解，甚至被那些自稱為他的弟子的人們所曲解、他時常懷疑他最終能否被人正確地理解。他曾說他自己覺得彷彿是在為那些願意用一種同現代人完全不同的方式來思想、呼吸不同生命空氣的人而著作。彷彿在為一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而寫。這個譯文雖然盡了很大的努力，但仍免不了有許多錯誤。我們的目的是要努力把原文的風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也許它能在東方文化的背景中激發出新的思想。

范光棟
湯 潤
一九八八年
多倫多 約克大學

目 次

著者序	1
編者說明	3
譯者序	5
哲學探討《第一部分》	1
哲學探討《第二部分》	193

第一部分

